

流年碎影

金铃子熟了

□陆晚馨

弄堂里有位细眉细眼的老太太在卖金铃子,柳筐里涌动着黄澄澄的季节气息。深以为早已坠落尘土的童年记忆又回到了这喧嚣的人世间,指尖的触感依然,却已物是人非,恍惚间又看见外婆竹青色布衫上有一处总也洗不干净的金铃子果渍,最终涸成一枚暗橘色的印章,盖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金铃子的果实曾缀满我童年的竹篱笆,那果子初时如小婴孩的拳,攥得紧紧的。谁知几场夜雨过后,竟悄没声地变了模样,果皮泛出暖黄,再几日,便裂开了缝,露出里头金红饱满的瓤肉,玛瑙似的籽儿镶在红瓤里,丝丝甜香往外钻。

邻家孩童见藤上悬着红艳艳的瓤肉,小雀般围拢过来。外婆见了,摇着蒲扇,从竹椅上起身,笑着说:“别急,每个人都有份。”外公手里捏着把磨得锃亮的剪子,剪子尖轻轻一探,手腕灵巧地一旋,“咔嚓”一声轻响,一枚裂开大嘴、笑得憨实的金铃子便落在他掌心。果子送到孩子们手里,沉甸甸的。

那时,弟弟尚在摇篮里,外婆每次剥了金铃子壳,果肉和着浓汁盛放在一只棕栗色的粗陶碗里,拿银勺子舀了喂他,他小小的脸上满是惊讶。外婆灰白的头发绺着垂髻,动作极慢,像是在侍弄一件极为珍贵的艺术品。多年以后的今天,我依然记得这幅图景,它与我人生中某些激荡人心的事件融杂在了一起。

夏日,大桑树浓荫下的金铃子藤架边上是我們午后的好去处。外公曾有一本墨绿封皮的草药书,我极爱看内页的插图,一草一木、一花一叶皆有详解,皆可入药。在那本书里,我认识了金铃子,它也叫“赖葡萄”。只可惜那时识字太少不能读懂,也曾用毛边纸蒙在上面拿铅笔描摹过,歪歪扭扭的,模糊难辨,却很有乐趣,描完了涂上“洋绿”——那是一种极致的绿,与那时的年龄与心境极不相配,可那是家里唯一的色彩。不知何时那本书遗失了,那墨色的绿却永久地烙在记忆里。外公说过,那本书是他在上海工作时,在一家二手书店买的,曾守护了他半生的岁月,所以,很遗憾。有时我在想,会不会某天有个人悄悄告诉我那本书在哪,而她恰好也记得我童年的往事:金铃子的藤架边上,外公吸着自制的水烟壶,晃动摇篮哄弟弟入睡,外婆在拾掇一家人的衣物,而我在低头翻看那本绿皮书。

在蝉鸣一日比一日弱的声息里,金铃子的藤蔓渐渐被秋阳染上了一层暖融融的橘色。终于,一场带着寒气的露水过后,它们彻底失了鲜亮饱满的神气,果皮皱缩干瘪。我要随父母搬去咸庄的日子近了。

搬家那天,借来的船停靠在邻家码头,天阴沉沉的,像一块吸饱了水的灰布。行李捆扎停当,父亲牵着我,母亲抱着弟弟,上了船。外公立在河埠的青石台阶上,秋风吹得他的旧衣衫微微鼓荡,显得他越发苍老了。就在船家起锚的当口,我忽地扭身从父亲手里挣脱出来,跳下船,跑回外公身边,抱紧他那干瘦的腿。一股巨大的委屈和恐慌猛地撞上心口,眼泪毫无预兆地、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,在外公那条洗得发白的棉纱裤膝盖上迅速涸开,湿成了悲伤的图案。那泪水滚烫,烫得素来平静如古井的外公身子微微一震,眼眶瞬间也红了。他不再说话,只是深深地弯下腰,把满是银霜的鬓角紧紧贴在我被泪水濡湿的、滚烫的小脸上。外婆没能来送别,后来听母亲回忆,她病倒了。那日的秋风卷起零星的落叶,打着旋儿乱飞。竹篱笆上,金铃子枯寂空荡的藤蔓投下蜿蜒曲折的影子,在萧瑟的风里,沉默地书写着一道未完成的、悠长的别离。

多年后的一个寒假,弟弟从大学归来,外婆卧在病榻上,平静地回忆往事,末了,拉着我和弟弟的手,动情地说:“不能怨你们的父亲,他那时年轻,自有他的决断,你们要对他好,尽你们为人子女的责任!”外婆似乎用尽了平生之力才说完这些,久久未能再言语。我和弟弟只听得哽咽难禁。外婆于隔年二月骤然离世,外公告诉我她走时很安详,喝了满碗的桂圆红枣茶。

童年的老屋后来卖给了户李姓人家。去年八月,我与弟弟一起去拜访,老屋已经拆除,原址上建有两层别墅式小白楼。我们仔细寻觅,竟在房角处寻到了几株金铃子的藤蔓。它们攀在童年的老桑树上,叶子依旧疏阔青翠,藤上零星挂着几个小小的果子,青黄相间,尚未成熟,显得伶仃而倔强。我们默默立了许久,终究没有去摘那青涩的果子。由它去吧。这世上的东西,该熟时自然会熟,该落时也自然会落。只要爱恒在,何惧日月推迁。

灯下漫笔

我习惯听雨,听见了光阴的私语,触摸着生命的韵律。雨落无声,却让人间的烟火,在潮湿的夜里愈发鲜活。

今夜有雨

□许如亮

我居住在一座有爱的海滨小城——射阳。

白天,一块腌制的黄瓜干晾在窗台上,先是干得冒着盐硝,继而潮湿渗出点点露珠。我知道,不用看天气预报,今夜有雨。

果然到了傍晚时分,窗外的天色渐沉,很快暗了下来。风从纱窗外面透进来,携来一丝潮湿的凉意,仿佛在预告一场久别重逢的雨。我推开书房的玻璃窗,窗外的云层已经低垂下来,仿佛要触摸到这座小城。此刻已过亥时,然而暑气尚未消尽,而雨,却已悄然在天空织就了一张绵密的网。

这里属于海洋性湿润气候,四季分明,季风盛行,雨水充沛,雨热同季。

雨滴最先从楼顶的檐口落下,像是一串被剪断的珠链,轻轻叩击着楼下微微晃动的嫩绿枝叶。渐渐地,雨声稠密起来,仿佛千万根银针同时刺破寂静。路灯下,雨丝像是一条条细密的线,又像是被涂上一层朦胧的金黄颜料,斜斜地织成透明的光影一般的帘子。楼下的一排树木,在雨中轻轻点头舒展枝叶,叶片上凝结的尘埃被雨水洗去,露出青翠的本色,宛如被重塑的生命。

今夜的雨有点温柔,轻轻地落下,像是女人拿着鸡毛掸轻扫地面上的灰尘。雨滴打在不同的角落,谱出不同的音符。它们落在楼下的雨棚上,发出清脆的声音;落入地面的水塘中,是绵长的回响;掠过窗上的玻璃,叩出叮咚的脆响,而后化作一道道蜿蜒的水痕,像是天空写给大地的秘密笺语。远处马路的灯光下,匆忙归家的行人撑起各色雨伞,伞面在雨幕中浮沉,恍若一朵朵移动的花。也有孩童跟在大人的后面,踩着水花奔跑,笑声与雨声交织,溅起一片欢愉的涟漪。

从阳台向远处望去,在两幢楼字之间的街道后面,一个茶馆灯火辉煌,如同一盏温暖的明灯,在夜色中静静守候。或许,这里正有几位老友围坐,品茶谈天,享受着难得的闲适;又或是三两旅人,暂歇脚步,在茶香中寻找一份宁静。茶客们围坐闲聊,水汽在杯中氤氲,与窗外的雨遥相呼应。雨声隔绝了尘世的喧嚣,让那些琐碎的话语显得格外温周。

于是我想起童年时,每到雨天,父亲总会在灶台边烧一壶茶,暖意从茶壶的缝隙中漫溢,连屋外的雨声也成了伴奏。如今物是人非,但那份被雨水浸润的安宁,深深地留在记忆深处。

这儿的雨并非总是这般温柔,也有脾气暴躁的时候。盐阜大地一马平川,从海上吹来的狂风,无遮无挡,横冲直撞,这时,雨如脱缰的猛兽,气势汹汹地席卷而来。这时,暴雨如注,像无数支利箭射向大地。这时的雨又是另一副面孔,它不再吟唱,而是嘶吼;不再润泽,而是冲刷。不过这儿不怕雨,多少雨水都会瞬间被大海接纳。

夜更深了,雨却未歇。它们依旧轻叩着窗户的玻璃,像老友絮絮诉说。我忽而明白,这雨不仅是自然的天象,更是时间的刻度。每一滴雨水,都承载着过往与未来的交汇——它曾是高悬的云,终将成为奔流的河,而此刻,它只是安静地落在夜里,为这座城披上一层湿润的薄纱。

这儿的雨,是北纬31度线上的一抹亮色,在雨的洗礼下,小城宛如一幅神秘的水墨画。这儿的雨,它用温柔书写着岁月的诗篇,用暴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。

今夜有雨,我习惯听雨,听见了光阴的私语,触摸着生命的韵律。雨落无声,却让人间的烟火,在潮湿的夜里愈发鲜活。

碧波重荡

□王其益

总有一条河流,在城市血脉中静静低语。于盐城而言,串场河便是这样一条融汇历史与生命的母亲河。自唐代漕运的桨声中诞生,在盐晶光影间蜿蜒,将千载咸风与人间烟火,都揉碎于粼粼波光之中。而今我独立石栏,看夕照被水纹捻作金箔,竟恍惚难辨——是河水在流动,还是时光在回溯。

记忆里的串场河,曾是一轴声色交织的长卷。帆樯如林,船歌相闻,载满盐包的舟船于碧波间犁开雪浪。水是活的,呼吸间氤氲着湿润的朝气。而后陆上交通日盛,河床渐寂。废弃船只成了水上人家:窗隙漏出暖黄灯火,船篷升起炊烟,货舱改为商铺,甲板上彩衣如旗。初时确有“串场人家”之诗意,灯影倒坠,恍若银河碎落,可谁见河流暗吞苦楚?

河水最先发出叹息。碧玉渐成墨渍,清冽转作浊腥。微风送来的不再是水草清香。行人掩鼻,孩童不敢嬉水,河流成了城市一道溃烂的创口。

转机始于痛定思痛的觉醒。政府的告示沿河张贴,老船民抚着船头反复摩挲,眼中浮起疑惑的泪光。拆船之月,起重机长臂轻舒,将世代水居的旧梦温柔搁岸。有老妪抚舷不忍离去,直至小孙女指向新居欢呼“阳台能种花呢”,才颤巍巍踏出上岸的第一步。万条船舶解体迁离,清淤船轰鸣着掘出沉积的痼疾。河床在阵痛中裸露出千年记忆——唐砖明瓷在阳光下短暂苏醒,又悄然沉入新时代的救赎。

治理河流,实则是修复与自然的契约。沿岸所载,是对生态的敬畏;步道铺砌青石板,更是人与水重逢的盟誓。河水渐澄,先怯生生映出一角蓝天,继而坦然拥抱云影飞鸟。某日清晨,忽见垂钓者身影再度倒映水中,如蜻蜓轻点,漾开一圈圈等待多年的年轮。

今日之串场河,宛若盐城腰际的碧玉绶带。三十里生态公园如翡翠璎珞,四季流转:春樱拂雪,夏荷摇风,秋芦涌浪,冬梅映波。老人水边太极起落,衣袂飘拂间恍与唐代漕工号子同频;孩童追逐白鹭,笑声落水溅成晶莹音符;恋人月下携手走过亲水平台,誓言被流水吟成永恒诗行。

尤爱雨中之河。细密雨针将河面绣作轻绡,两岸楼台倒影被涟漪揉皱,晕成水墨长卷。恍见唐时盐船破雾而来,非为劳役之苦,而是穿越时空灵思,与今朝游舟相视一笑,共证一条河流的生死轮回。

夜色浸染时,两岸灯带渐次点亮。不复昔日零乱星火,而是匠心勾勒的光之长廊。金银光辉泻入水中,与星河交融难辨。画舫悠然驶过,船头琵琶声碎,奏出的已是现代城市的生态咏叹。

这条千年运河之重生,实为人类对文明的二次叩问。我们曾截清流以逐发展,终又唤碧波而证觉悟。串场之变,乃一部水的史诗,书写牺牲与救赎、遗忘与铭记、索取与归还。她以澄明昭示:真繁华并非征服自然之喧嚣,而是与万物共生的宁静。

伫立桥头,但见水天同碧,游云入河行走,飞鸟溯光翩跹。串场河依旧奔流,载着唐诗宋“盐”、明清帆影,更载着今人馈赠后世的碧波之梦。水纹荡漾之间,不惟云影天光,更是一座城市将生态伦理写入血脉的永恒誓言。